

安伟邦文集

ANWEI  
BANG  
WENJI



[德] 奥特弗利特·普雷斯勒 © 著  
安伟邦 © 译

# 大盗贼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 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安伟邦（1930—1991），祖籍山东烟台，出生于辽宁大连。做过中小学教师、出版社编辑及总编辑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，五十年代起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，并陆续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及创作理论研究文章。作品多从儿童的视角着墨，用儿童的语言，自然亲切地打动童心，不露痕迹地引导教育孩子。儿童故事《圈儿圈儿圈儿》获全国第二届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。八十年代开始大量翻译日本儿童文学作品，同时研究日本儿童文学理论。首先在中国提出“动物文学”、“画书”、“空想童话”等理论。后者受到日本儿童文学作家的重视。

安伟邦文集

# 大盗贼

[德] 奥特弗利特·普雷斯勒 著 安伟邦 译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 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盗贼 / (德) 奥特弗利特·普雷斯勒著; 安伟邦译.  
— 石家庄: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3.1

(安伟邦文集)

ISBN 978-7-5376-4602-4

大... 奥... 安... 世界文学 — 儿童  
文学 — 作品综合集 . I1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51028号

安伟邦文集

## 大盗贼

[德] 奥特弗利特·普雷斯勒 著 安伟邦 译

---

责任编辑: 孟玉梅 李雪峰 翁永良

美术编辑: 黄志凯

---

出版: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: 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172号 邮编 050051

发行: 新华书店

印刷:

开本: 889 × 1194 1/32

印张: 6.25

版次: 2013年2月第1版

印次: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376-4602-4

定价: 14.00元

# 怀念安伟邦先生

——《安伟邦文集》序

金 波

安伟邦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二个年头了。这二十多年，我们都在忙，忙得忘记了许多事情，忘记了许多朋友，但是，安伟邦先生却常常浮现在我们的记忆中。每当我们翻开一本书的时候，就会想起他来。书本常常促进着人与人的亲密关系。书里的字字句句都有生命，这生命又会联系着另一个生命。我们从安伟邦先生的著译中感受着他的生命，可以凝视，可以谛听，可以和他交谈。

—
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，在北京一座古老的四合院里，有安伟邦先生最早工作的一所小学，那是他文学创作起步的地方。在那里，他过着简朴而丰富的生活。他很习惯学校里的铃声、书声和笑声。

当一天结束了，学校复归于宁静，安伟邦就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。在今天看来，他的创作选择了幼儿文学，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学起步。我们没有就这一话题交流过，但他从一开始，就以一种专注的精神，在幼儿的心灵世界里寻绎思考。他敏于观察，勤于积累。在那一段教学生涯中，他始终关注着孩子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这一坚实的准备工作，正是每一个文学创作者不可或缺的。那时候，他常常去低年级班听课，观察和了解这一年龄段孩子的生活。他坐在教室的最后面，像个孩子一样，聚精会神，又充满好奇心。他把他观察到的，思考过的，一一展现在他的作品中。他的作品绝无泛泛空谈，他独擅的艺术魅力就是具体而细微地表现孩子最本质的品格。

他的创作是精雕细刻、精益求精的。一篇二三百字的小故事，每每花去他许多的晨昏和夜晚。一篇初稿完成，他要数次修改，字斟句酌。他那篇发表在《小朋友》上的故事《圈儿圈儿圈儿》，发表后的许多年间，当年的小读者也不曾忘记。二十年后，这篇故事获得了全国第二届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。

在六十年代的那段不长的时间里，仅在《小朋友》杂志上，他就陆续发表了《王三虎》《小队光荣簿》《新的头发夹子》等作品。他的作品得到了小朋友的喜爱，受到大读者的赞扬。著名儿童文学家、

1

当时《小朋友》杂志的主编圣野先生，曾这样评述安伟邦的幼儿文学创作，他说：“我以为，《圈儿圈儿圈儿》的发表，是低年级文学告别了它的幼稚阶段，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。安伟邦在六十年代以大成作为他的人物的主角，创作了一系列的小故事，语言朴实无华，情节委婉生动，像一幅幅用白描手法画的钢笔画，于平淡的叙述中透露着一点作家的机智。”这一评述很实在、很中肯。安伟邦的幼儿文学创作在那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中，的确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在我看来，安伟邦的儿童文学创作，属于简约质实的那一种，紧凑坚致，质胜于文。他的创作一直遵守着以实地观察为依据，因此不空泛，不浮华，有质地，耐品读。他的叙事，有主有从，写人鲜明醒目，重视作品的教育作用，却又能做到隐而不彰。他的创作，重客观而不务玄想：不求表面意思的热闹，而是在平淡中具有一种绵长的隐秘力量。语言质朴无华，常以短句子书写，朗朗上口，便于听，便于记。就像山野的小花，不假脂粉而增添颜色。这种笔力所唤起的印象是恒久的美质。直到今天，我读安伟邦的这些故事，仍然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。

我看见一个儿童文学中的老人，处境安详，对于一切杂沓的声音，不知不识。他像一个乡间的农民，面对着他那一片不算丰腴的土地，也能平静地耕耘。他留下的小花，带给我们的却是春天的感觉。

他是为春天而写作的人。

## 二

在我的印象中，安伟邦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翻译工作的。从那时起，他不时会送给朋友们一些他的译作。大家收到这些装帧设计简朴的小书，无不感到惊喜。因为在他创作幼儿文学作品日见稀少的时候，却看见了他连续不断地译介给我们的这些域外的文学作品。

他曾经翻译过一些安房直子的童话。那时候，大家对这位日本女作家的作品还不那么熟悉，一经阅读，便喜欢上了她和她的作品。大家争先恐后地阅读，就像在面前打开了一扇窗口，看到了窗外的远山，一片蓝色的桔梗花，一片雪后的月光，那些亦真亦幻的奇妙故事，让我们感动。内心仿佛感受到了宁静、抚慰，还有一些挥之不去的忧伤。我常常像坐拥着秋阳，或伴着祛寒的炉火，内心感到温暖。

他还译了大量的日本作家椋鸠十的动物小说。他译得很系统，很平静，一本一本地翻译，一本一本地出版，大家读后仍有许多期望。从安伟邦的译作里，我们又认识了日本这位动物小说开山鼻祖的经典

之作。书中一以贯之的是儿童的视角，表现了人与动物的亲密感情，充盈着向善的追求。

我没问过安伟邦为什么选择了安房直子和棕鸠十的作品，但阅读他的这些译作时，我感受到了译者内心世界的状态：他在做了一天的编辑工作以后，守着一盏孤灯，进入了另一种文学的情境，远离了尘世的喧闹，没有龃龉，没有抵牾，他的心里充满了温情。他一直关注着书中人物的命运，感受着安房直子的清愁和感伤，感受着棕鸠十的温暖与和谐，感受着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乐趣，感受着让更多读者读到经典的那种喜悦。

他做的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的工作，他一面翻译，一面思考，思考着在世界范围内儿童文学的发展。他在安房直子《谁也看不见的阳台》一书的前面，曾有一段关于童话在日本的演化发展的论述，大体的意思是：五十年代末期，日本学习欧洲，兴起了一种童话——“空想故事”（或叫“空想童话”、“幻想故事”），描写人物、描写现实和空想，以及结构都采用小说的手法。一般地说，这些奇怪的故事，大多是从现代生活中的现实出发的。现实和非现实交混在一起，别具一种风格。从安伟邦的这段简介中，我们读到了一些还比较陌生的概念，如“空想童话”、“幻想故事”，童话创作中的“小说手法”，“现实和非现实”的交织，等等，等等。这些新的提法，无疑让中国的读者和作者耳目一新，多了一种艺术上的借鉴，丰富了年轻一代作家的创作手法，对日后中国“幻想文学”的发展发挥了促进的作用。

安伟邦作为一位翻译家，他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，可他从不认为他的翻译是施惠于他人的工作，倒是他从来都认为是第一个受惠者，让他在创作之外，开辟了另一个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空间。

他蕴蓄在自己身上的力量，就在于他寄希望于孩子。

他从孩子身上发现了纯真与善良。他为孩子创作，为孩子翻译，他一生立身行事都是为了孩子。

我常常这样想，对他，天若假以年，他还可以留下更多的业绩……尽管这样，他为孩子和儿童文学已经做出的一切，仍然蕴涵着精神的高尚，以及为人称善的东西。

### 三

著名的儿童文学老作家圣野曾回忆，1980年前后，安伟邦曾应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约请，在出版社的阁楼里住了一个多月，他废

寝忘食地把少儿社资料室里有关日本的幼儿文学书，全都浏览了一遍，写了一个关于日本幼儿文学当前基本情况的报告，为我们及时了解日本的出版动态提供了具体的信息。而且从那以后，他每年要给《小朋友》译介几篇日本的小童话，作为我们的借鉴。“1986年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幼儿读物研究会在石家庄开成立大会，安伟邦在会上作了一个有充分准备的发言，介绍了日本的‘画书’，非常具体地谈了绘画和文字的乳水交融相得益彰的亲密关系。”（圣野：《从圈儿圈儿谈起——沉痛悼念安伟邦同志》）

著名的幻想文学作家彭懿回忆，1987年4月的一天收到了一个寄自远方的邮件。这是一本安伟邦译的安房直子的《谁也看不见的阳台》。当他读到了其中的《狐狸的窗户》时，“有点透不过气来了”。“这本书竟会改变了我的命运，九个月后我竟会去了日本。”“我隐隐约约地感觉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的存在。换句话说，我感觉到了幻想文学对我的召唤。”（彭懿：《我为什么会留学日本》）果然，经过几年的钻研，彭懿在幻想文学领域多有建树，但那源头却是安伟邦一本小小的译作。

再看另一位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的回忆，2006年，她借到一本书。这本书“被磨损得厉害，书脊用不干胶粘着，勒口掉落了，书里面有用铅笔小心画的一个个小圆点，标记着阅读者特别感动的段落。这本书的扉页上有译者安伟邦先生的亲笔题字。”这是一本在作家手中“借来借去”的书，是安房直子的《谁也看不见的阳台》。“书中的十二个故事都像《狐狸的窗户》一样，如梦如幻，美丽至极，很难找到幻想和现实的分界线。读着这些单纯、透明的故事，仿佛自己也能变成远离尘嚣的美丽精灵。”（汤素兰：《借来借去的一本书》）

不必再列举更多，以上事例足以证明：安伟邦的译著给人们多么深远的影响。他一生虽也经历过许多波折，但都被他一一镇静地克服。这内心的力量，源于至诚，出于自然。坚持和追求，给了他韧性和毅力，并把它熔铸在他的作品中。他视孩子为他创作的源泉。也许基于这些经历和感受，他更加理解孩子和尊重孩子，给予他们更多的智慧的关爱。因此，他的创作和翻译有着儿童般的纯真和赤诚，并以这种纯真和赤诚服务于儿童。因此，他耐心隐忍，甘愿孤独，他已习惯于随遇而安；他甘愿吃苦，视工作为生命。

今天，当我们阅读这套厚重的《安伟邦文集》的时候，我们更是深深地怀念安伟邦先生。

2012年冬 于北京





# 目录

第一部.....	1
第二部.....	67
第三部.....	132



大  
益  
威

# 第一部

## 有七把短刀的男子

一天，卡斯帕尔的奶奶，坐在房屋前面向阳的长椅上磨咖啡。这个咖啡磨，是卡斯帕尔和朋友佐培尔，为庆祝奶奶的生日，共同赠给她的礼物。

这是他俩下了很大工夫做出的新式咖啡磨，一转摇柄，就会演奏叫做《五月，万物皆新》的歌。

这支歌，是奶奶最喜爱的歌。

得到这个新式咖啡磨以后，奶奶更加喜欢磨咖啡啦！当然，也比从前加倍地喝咖啡了。

今天已经是第二次在磨。

不料，突然院子的草丛中，发出刷刷、吧吧的响声，有个粗野的声音说：

“把那个玩意儿交出来！”

怎么回事？奶奶抬起脸，动动夹在鼻子上的眼镜。

眼前竟站着一个大汉！

那人长着蓬蓬的黑胡子，有个大得出奇的鹰钩鼻，头戴插了红羽毛的宽边帽，右手拿着手枪。

那人用左手指着奶奶的咖啡磨说：“我说过啦，把那玩意儿交出来！”

可是，奶奶一点也不害怕。

“很抱歉，您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？”奶奶越说声音越大，

1



大

汉

贼

她气呼呼地喊道，“为什么到这儿来？请不要出那么大的声音吧！您到底是谁？”

那陌生人笑了。他帽子上的羽毛猛烈地摇晃着。

“老太太，您没有看报吧？喏，仔细想想看！”

这时，奶奶才看到那人的宽皮带上，插着一柄佩剑和七把短刀。

奶奶的脸刷地白了。她嘴唇哆嗦着：

“请问，你就是那大盗贼霍真普洛兹？”

“是呀，是我！”插七把短刀的人说，“不许嚷。要嚷嚷，饶不了你。赶紧把咖啡磨交到这儿来！”

“没有的事。这不是你的东西呀！”

“别废话！”大盗贼霍真普洛兹喊道：“还不照我说的做呀！等我数到三……”

说着，盗贼举起手枪。

“求求你，别那样。这咖啡磨可不能给你！这是我的生日礼物嘛。它呀，一转摇柄，就能唱我最喜爱的歌。”

“所以，我也想要！”盗贼嘟嘟啾啾地说，“转转摇柄，就会演奏歌的咖啡磨，我也想要。好，够了，把它给我！”

奶奶深深叹息着，不情愿地把咖啡磨递过去。

除此之外，没有别的办法！

这个霍真普洛兹，是怎样坏的人，报纸上没有一天不登载。不论是谁，都非常怕他。连警官登培尔摩扎先生也不例外。

“瞧，早早交出来多好！”

霍真普洛兹说着，满足地把咖啡磨装进袋子，眯起左眼，右眼锐利地盯着奶奶：“喂，好好听着！从现在开始，坐在那长椅上，一动也不许动，这样，小声数到九百九十九。”

“为啥？”奶奶问。



“那个呀，是这样，要是数到九百九十九，你就可以求救。少数一个也不行。怎样？要不照我说的做，就让你尝尝厉害！懂吗？”

“懂啦！”奶奶嘟哝似地说。

“要想骗我嘛，请别怪罪！”

霍真普洛兹临走时，又用手枪触触奶奶的鼻尖，然后跳出院子的篱笆，消失了身影。

卡斯帕尔的奶奶苍白着脸，坐在屋前的长椅上直哆嗦。

盗贼逃跑了，咖啡磨也失去了。

过了好半天，她才勉强数起数来。一、二、三……不快，也不慢。

不过，她太紧张，好几次都数错了，至少，不得不重数了十二次。

终于数到九百九十九，奶奶尖叫一声，呼救了。

后来，  
奶奶昏过去了。

3



## 协助警察

卡斯帕尔和伙伴佐培尔，到面包店去买了一袋面粉、一点酵母和一公斤白糖。

他们正要去牛奶店，想买好吃的奶油。

明天是星期天。

星期天，在奶奶家里，要做加葡萄干的点心，那带泡的、浇甜奶油的葡萄干点心！

卡斯帕尔和佐培尔在一星期以前，就快活地等着这一天。

“你听我说，”卡斯帕尔说，“我想当克恩斯坦奇诺布尔

大  
盗  
贼

的皇帝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佐培尔问。

“因为这么一来，我就每天都能吃浇甜奶油的葡萄干点心。”

“嗨，克恩斯坦奇诺布尔的皇帝，每天都吃浇甜奶油的葡萄干点心吗？”

卡斯帕尔耸耸肩膀：“这我哪知道。不过，假如啊，要是我，当了克恩斯坦奇诺布尔的皇帝——我一定这样做！”

“我也是。”佐培尔叹一口气。

“你也是？”卡斯帕尔问，“你应该知道那是不行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呀，克恩斯坦奇诺布尔的皇帝只有一个嘛，没有两个人当的！所以，我当了皇帝，你也当克恩斯坦奇诺布尔的皇帝，那怎么行。这点事你都不懂，真糟。”

“哼……”佐培尔点点头，“那么，我们轮流当皇帝就行啦。你当一星期——我再当一星期！”

“真不赖！”卡斯帕尔说，“真不赖！”

这时，突然从远处传来呼救的声音。

“听！那不是奶奶吗？”佐培尔吃惊地问。

“对啦，是奶奶！出什么事啦？”

“不知道……也许有什么不好的事……”

“快走！”

他俩马上往回跑。

在奶奶家的院子门口，他俩差点跟警官登培尔摩扎先生撞上。警官也是听见求救声，赶紧跑来的。

“喂，注意点！”警官吼道，“这是妨碍执行公务的！”

警官大步跟在卡斯帕尔和佐培尔身后。

走进院子一看，在长椅前边的草地上，奶奶倒在那里！她，



僵直地躺着。

“不行了吧？”佐培尔用手捂住脸问。

“什么不行！”卡斯帕尔说，“我认为只是昏过去了。”大家小心翼翼地把奶奶抬到卧室的沙发上。

卡斯帕尔往奶奶的脸和手上洒点冷水，奶奶缓过气来了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，你们猜猜看！”奶奶说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卡斯帕尔和佐培尔问。

“盗贼进来啦！”

“什么，什么？”警官登培尔摩扎先生插嘴说，“进盗贼啦？那盗贼到底是谁？”

“大盗贼霍真普洛兹！”

“请等一等，这必须写案件调查记录！”

警官认真起来，拿出铅笔，打开笔记本。

“好，老太太，请按经过顺序报告吧。把真正的事情，清楚地、不太快地讲出来。要记不下来可麻烦啦。——还有，你们二位，”警官对卡斯帕尔和佐培尔说，“在调查记录写好之前，请不要说话。这是公务哇！懂了吗？”

奶奶把应该讲的事，一点不漏地讲了。

登培尔摩扎先生显出很重视的样子，往笔记本上记。

“话是那么说，我那宝贵的、新式咖啡磨，能找回来吗？”

等警官好不容易写完，啪地合上笔记本时，奶奶就问开了。

“那当然。”警官说。

“找回来得多长时间？”

“这，可有点难哪。首先，得抓住大盗贼霍真普洛兹，可是现在还不行，还不知道他的藏身之处。”

“总之，那家伙是很狡猾的，已经有两年半，都瞒过了警察的眼睛。总有那么一天，我让他连‘咕’的声音都发不出来！”



尽管那样，对我们警察来说，特别期待的，也还是居民的热心协助。”

“热心——您说什么？”卡斯帕尔问。

警官登培尔摩扎先生，像责怪似地盯着卡斯帕尔：

“卡斯帕尔，你好像有点聋。我说过啦，我们警察期待的是，居、民、的、热、心、协、助哇！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个呀，就是说，为了逮捕那家伙，一般的人们，都要帮助我们警察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”卡斯帕尔道，“那就是说，要抓住了那家伙，就是协助警察了？”

“那当然，这是第一等的协助。”警官接过话茬儿，又摸摸胡子，“你认为，究竟是谁想参加这样危险的工作？”

“我们哪！”卡斯帕尔说着，面向佐培尔，“我们一起干好不好，佐培尔？”

“当然啦！”佐培尔说，“我们来抓住霍真普洛兹吧！”

盗贼，不是那么好抓的吧。

## 注意黄金

奶奶有点担心，但是，卡斯帕尔和佐培尔不肯改变他们的决心。

他俩都在想怎样抓住大盗贼霍真普洛兹，把奶奶的咖啡磨夺回来。

不过，不知道霍真普洛兹的藏身地，想起来总觉得懊丧！

“我们，无论如何，也要找出那家伙的老窝。”卡斯帕尔说。



他俩一直想到星期天的中午。

突然，卡斯帕尔笑了。

“有啥可笑的？”佐培尔问。

“我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啦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你马上就会明白！”

卡斯帕尔和佐培尔，从奶奶家的地下室，拿出旧的空马铃薯箱，搬到院子里，然后拿铁锹铲白沙，装满了一箱子。

“还干啥？”

“往上面盖盖儿。”

俩人给马铃薯箱盖上盖儿，卡斯帕尔拿来十二三颗钉子和小锤。

“你给用钉子钉上，佐培尔！尽量钉得结实些！”

佐培尔点点头，着手工作，可刚拿起小锤开始敲，就一下子敲痛了大拇指。

“哟，真疼！”他咬着牙，大胆地接着敲。

那模样，真好像在接受往马铃薯箱上钉盖子的国家考试似的。

这当儿，卡斯帕尔从放东西的小屋取出粗画笔，又从颜料罐里取出红颜色。

卡斯帕尔拿着颜料和画笔回来的时候，正是佐培尔敲过五十七次大拇指，紧紧地把手指钉好的时候。

“那就行啦。这回该我的啦。”卡斯帕尔说。

卡斯帕尔用笔蘸足了红颜料，写下令佐培尔惊奇的、从远处就能看得很清楚的大字。在马铃薯箱上，他这样写着：

注意黄金！
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佐培尔伤了半天脑筋，还是弄不明白。





“哎，你！”卡斯帕尔说，“别老在那儿瞪大眼睛揉大拇指，能不能把库房的手推车推来？”

佐培尔跑到库房，推来了手推车。他们把箱子装到车上。

这可不是件舒服的事。俩人像两头河马一般，汗流浃背，呼呼直喘。

“大星期天的，碰上这事！”佐培尔嘟哝着。

今天，在奶奶家里，不仅没有浇甜奶油的葡萄干点心（奶奶因咖啡磨被抢走，气得不烤点心了），而且，现在还不得不干重体力活儿！

不过，他们总算搞完了。

“这一次还怎么干？”佐培尔问。

“这次才是正式的！”

卡斯帕尔从衣兜里掏出锥子，在箱子底下钻个小洞。拔出锥子，沙子刷刷地往下撒。

“这就行了，”卡斯帕尔说，“这就行了呀！”

他用小刀把火柴棍削尖，插进刚钻开的窟窿里，把它堵住了。

佐培尔摇着头，看着卡斯帕尔的所作所为。

“虽然不合适……”佐培尔说，“可我，不再跟着你干啦！”

“不跟着干？多么简单的事啊。明天早晨，咱们俩用车推着箱子到森林去。那儿，霍真普洛兹在等着。那家伙发现了我们，看到箱子上写的字，会以为装着金子的！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佐培尔说，“那，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，那家伙当然想要箱子。我们一遭到他的袭击就逃跑。霍真普洛兹抢去箱子，拉走了。你认为他到哪儿去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，我又不是霍真普洛兹！”

“可是，你能够想象啊，佐培尔！那家伙，拖着箱子，回到他的老窝。路上，沙子从箱子洞里撒下来，森林的地面留下

